考信錄

夏考信錄目

序

嗚呼此吾師東壁先生遺書也履和不見先生二十五年矣丙子夏省吾師於彰德未至而先生卒家人聞叩門曰是石屏陳孝廉乎手全書及遺囑哭授余遺囑曰吾生平著書三十四種八十八卷俟滇南陳履和來親授之手澤心精不忍注視謹再拜柩前奉以如京將次第刻焉以承其傳是冬出宰山西太谷縣越三月謀授梓時丁丑仲春也先是履和侍先君子於江西刻上古考信錄三卷唐虞考信錄四卷正

朔經界補祀通考各一卷洙泗考信錄六卷此數書者雖復經先生更定而大段由舊其板尚存故今日之刻自夏商豐鎬考信錄始竊謂考信錄三十二卷雜著十六卷文集十六卷皆不可以不刻五行辨天問二篇題爲大怪實大好也亦宜刻餘且從存篋之命一二年間蕆此役以盡吾二十五年事師之職以慰吾師四十餘年著書之心於願足矣　履和不肖罪重孽深昊天降割七月中遽罹　先母大故時豐鎬錄僅及七卷治喪後勉將第八卷刻成而以先生全集總目及

考信錄總序冠於前總跋附於後俾觀者知著作之大概其餘皆不復措手嗚呼人生大節在三 啟和居官無狀不能爲

聖天子牧養百姓在家授徒無一雞一豚以養吾親捧檄作令無一升一斗以奉吾親其失大矣鄉舉以來奔走垂三十年所得惟一師耳自乾隆壬子歲事先生於京邸數月遂別不可合并先生既還居彰德而滇人如京師必取道鄴中去年之來以爲必見先生無疑也而竟如此且先生不幸無子卒以其書傳之弟子弟子猶子也而 啟和忽忽去官不克竟刻書

之志今而後精力之盛衰不可知他日之出處亦未可必先生全書其竟無傳耶其將傳之吾朋友子弟耶其竟終傳之履和之身耶抑不必吾身吾朋友子弟而天下好古之士將有愛慕而共傳之者耶雖然讀已刻諸錄亦可以見先生之學博而約大而精矣衰絰中不敢爲文謹叙刻書始末以紓吾哀且於先生所以著書之由則自序盡之門下士更不能贊一辭也十月十一日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書

夏考信錄自序

夏考信錄者何繼治也堯崩天下歸于舜舜崩天下歸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況宅百揆而熙帝載皆禹所同更定而啟又賢能承繼禹之道然則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勢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無廢墜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別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繼治然逮太康以後何爲以中衰別之也羿浞迭興權力雄於天下諸侯從之者多仲康微弱后相失國夏政不行於天下也

皐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巳憂皆以禹皐陶並舉故特表之也

夏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禹上

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書洪範）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史記夏本紀因之

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繼而帝顓頊至堯其世蓋遠
自史記及帝王世紀始皆謂其相繼然云帝嚳在位
七十五年帝摯在位九年則顓頊之崩下至堯之七
十二載舜受終時亦當百有五十七歲而鯀之用乃
在堯世鯀之殛乃在堯七十二載以後鯀安得爲顓
頊之子也哉唯漢志謂顓頊五世而生鯀於事理較
近然傳記無所見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姒姓恐亦出於
臆度未敢據以爲實然也由是言之禹斷非顓頊之

孫而亦未必果顓頊之裔與其誤信之而誣聖人之祖何如姑闕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故今不錄說並詳前黃帝堯舜篇中

鯀殛而禹興（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記稱禹云敏給克濟（史記作勤）其德不回（史記作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上士（史記作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余按此皆後人贊禹之詞然文皆淺近膚濶不足以稱禹之德且自古聖賢之所同亦

不得獨以稱禹也故不采又考大戴記所稱五帝及禹之德其文皆畧與史記同然史記所無者皆其所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記文義之明潔疑古本大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記之文以補之者附識於此俟好學深思者决之說並詳前唐虞堯舜篇中

禹稷躬稼論語憲問篇

論語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近世說者遂以后稷之教民稼穡爲躬稼且云禹未躬

稼而言躬稼者水土既平稼穡乃可教也余按南宮适之意以爲羿奡才力絕人若可以無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畝若不能自奮而反受天明命以見天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語意甚明無可疑者若以躬稼爲治水明農之事則此乃濟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義齟齬而與上句語意亦不倫禹稷因躬稼故當有天下豈羿奡因有材力即當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

可謂之躬稼教民爲之非躬稼也許行爲並耕之說孟子闢之引稷之教民稼穡而以爲不暇耕然則教稼不得謂之躬稼明甚況禹未嘗教稼者乎蓋禹自鯀殛後亦即降同庶人親歷畎畝而詩稱稷匍匐以藝荏菽則亦生長於田間者故南宮适云然不得以治水明農之事當之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

至于王屋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書禹貢

蔡傳云逾者禹自荆山而過於河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隨山刋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導水諸章文云至于合黎至于三危者水至之也云

過三澨過九江者水過之也乃至云逾云會云溢云

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獨導山諸章則至爲禹至之

過爲禹過之逾爲禹逾之哉文同說異何以別焉且

禹八年於外所至所過之地多矣其來而復往往而

復來者葢不可以悉數何以獨記此數章乎禹之導

山固非若今術士爲葬法計然豈容不問其脉絡首

尾況山之脉絡正與治水相表裏欲使水之軌道必

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詳辨之然後能知某

木當左某水當右某水於某處可出某水與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視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問也故同一不龜手之藥也宋人用之以拼澼絖吳王用之以與越戰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謂洴澼絖用之行師者遂必棄之也不可謂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貲之也今術士皆據五行以推人禍福亦遂謂聖人不言五行乎聖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禍福耳未嘗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

且術士何足以知山脈術士之談山脈正如其談五行非沿訛踵謬則穿鑿附會耳知山脈者莫聖人若也奈何反屬之術士哉蔡傳又云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以東之水東流以入于海一支爲壺口太岳一支南出爲析城王屋西折爲雷首一支爲大行一支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余按此說特因堪輿家言有所謂兩山間必有

水兩水間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則山遂不相連屬耳不知此二語特言其大概非以爲盡然也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大行自天井關東行北轉歷邢相抵易定環燕京而東南以至于海二千餘里絕無斷處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踰山而東安見隔水遂不相連屬乎余嘗自洛入秦循河而西見河南之山皆如趨如赴與河北諸山遙相連接若河南地平則河北亦平然則冀南之山顯然

自雍豫來僞傳之說是也且太原東即大行山勢北向不南行其西山則在汾水即蔡傳所謂西流入西河者西與河西山相連屬其中坦然平地竟無處可指爲脊者河北諸山何由自代北來特堪輿家猜度而爲之說耳吾故曰術士不足以知山脈知山脈者聖人也由是言之經之逾于河當屬山不當屬禹明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同上

導山凡兩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遠由北而南河渭以北爲第一重岍岐至太岳爲西幹底柱至碣石爲東幹壺口二句與冀之壺口太原四句相表裏底柱四句與冀之覃懷恒衞四句相表裏河渭以南爲第二重西傾以下爲西幹熊耳以下爲東幹淮漢以南爲第三重嶓冢爲西幹內方爲東幹江南爲第四重惟岷山一幹耳近者文詳遠者文畧故岍岐以下所記凡十二山西傾以下八嶓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

敷淺原乃三耳猶導水之獨詳於河九州之獨詳於冀也

此以上并記禹導山之事○世傳山海經爲禹與益所撰余按書中所載其事荒唐無稽其文淺弱不振蓋蒐輯諸子小說之言以成書者其尤顯然可見者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郡縣名皆秦漢以後始有之其爲漢人所撰明甚甚矣學者之好奇而不察眞僞也故悉不采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同上

存參○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漢書溝洫志

按禹釃二渠之文不見於經鄭漁仲謂自秦時河決始有二流者說近是然所謂水湍悍難行平地乃北載之高地者則殊得其事實故列之於存參

顏師古云洚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蓋鉅鹿有廣阿澤孫炎以爲大陸故師古云然然廣阿澤卽今北泊信都卽今冀州冀州在鉅鹿北正承泊水下流則是河過洚水反在大陸之下於經文爲倒置師古之說非也蔡傳於洚水亦云今信都縣枯洚渠也於大陸

則云信洚之北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是矣然謂隋改昭慶爲大陸縣唐割鹿城置陸渾縣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不知昭慶（即今隆平）鹿城（即今束鹿）雖與鉅鹿分隸三州而實同臨廣阿一澤故地理今釋云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順德府鉅鹿縣正定府隆平縣寧晉縣（二縣今並分隸趙州）深州（今直隸兩司）則是其地仍即孫炎所指未嘗在信洚北蔡氏之說亦非也蓋其誤在洚水河之所受數十百川然所紀者獨洛與洚

而濟沁淇漳滹沱桑乾不與焉則洚必非小水明矣今西山洺滏沙洨諸水皆入于泊漳之故道亦穿泊行自泊以外更無餘水可指以爲洚者由此言之則洚水非枯洚乃泊水也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洚之得名蓋取茫無津涯之義今泊水浩渺環數百里正與洚之名義相符而高平曰陸亦未聞有以之名澤者由此言之則泊水乃洚水非大陸也洚水既在泊則大陸必在泊北以其相近也故後人因以其名名

之猶今人之呼爲寧晉泊非謂泊之遂爲寧晉也蓋河自大伾而北距西山僅百里漸北漸斜而東距山漸遠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謂之大陸過泊而北然後平原迤邐亘數百里然則大陸當在二泊以北兩淀以南以其西山東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廣且平故云大陸不得如顏蔡之說也

錢氏名字未審云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蓋禹時黃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九河卽恒山以

東諸水逆河即易水與河合流而東故曰同爲逆河
余按章首旣云導河則至也者河至之也過也者河
過之也爲也者亦河爲之也播也者布也布也者分
之義也由合而分則曰播爲九河由分而合則曰同
爲逆河若別有九河逆河則當曰過九河過逆河不
當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矣漳汾渭洛諸水皆入于
河亦可曰河播爲漳汾渭洛同爲漳汾渭洛乎逆河
云者蓋因海潮西來河水東去兩水相迎而名故漢

志謂之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不得以
易水當之也至於漢志以滹沱爲徒駭言之不詳然
竊揆其意似以滹沱所流即徒駭之故道非以徒駭
滹沱爲一水也蓋九河徒駭最北而滹沱在河西必
由徒駭入河明甚其後九河上游雖淤而滹沱之流
不能改必仍由徒駭入河以達海故謂漢之滹沱即
古徒駭之故道耳猶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溝而水經
云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非謂內黃以上之淇

皆古之白溝也遂以滹沱為古徒駭誤矣況并其南之八河而悉以為西山之水乎且西山諸水皆不出冀州境禹何得反記之於兖州邪此說至為可笑然學問之士亦有信之者故畧摘其謬如右云

禹下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為中

江入于海書禹貢

存恭○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漢書地里志

此文彭蠡說者以爲鄱陽朱子謂番陽在江南非漢水所滙文與蔡傳畧同故不備載乃從鄭氏漁仲之說以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後又以衍文爲未安遂斷以爲禹貢之誤蔡氏作傳復申其說畧云番陽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等州今江西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之流

非自漢入而爲滙者又其入江之處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旣在大江南於經宜曰南滙不應曰東滙宜曰南會于滙不應曰北會于滙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絶爲反戾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禹親歷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彼方

貢其險阻願不即工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遠敢深入

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滙也以

此致誤謂之爲滙謂之北江無足怪者余按番陽非

漢所滙明甚前人委曲遷就殊無别白朱子乃親察

山川之形勢以證其誤而蔡氏之辨復指畫詳明如

是可謂精核也已顧吾獨異朱子與蔡氏旣知其誤

乃不疑以番陽爲彭蠡者之誤而反以經爲誤爲大

不可解也導漢文云東滙澤爲彭蠡故導江承之曰

北會于滙若無東滙之文則所謂北會于滙者何滙也導漢文云東爲北江故導江承之曰東爲中江若無北江之文則謂之中江者何因也漢江濟淮皆入于海故文次于導河渭洛皆入于河故又次于濟淮若導漢之文至入江而止則當次于渭洛之後不當反在導江之前也且文之衍必與上下之文乖刺而此十三言者承上開下文相屬意相貫烏得謂之衍乎禹貢所記治河爲多其次即莫若江漢而淮濟皆

畧焉於梁言岷嶓之藝於荆言江漢之朝宗於揚言彭蠡之豬三江之入詳矣即沱潛雲夢亦江漢之水耳三州之文言江漢者大半焉則禹之致力於江漢者不少矣烏得謂之不待疏鑿固已通行乎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治水勞且久如是必無以江漢大川而不親往但遣官屬之理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爲一河而餘皆不暇往亦淺之乎視禹矣禹治水時三苗竄已久矣頑弗即工者未

革其舊俗耳非負固不服也（禹無征苗之事說見唐虞治定篇中）果負固不服舜安能分北之竄之則從分之則從獨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豈理也哉且以禹之聖所辟官屬必賢果未親歷其地必不强不知以爲知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載之策也由是言之經固非衍文亦不容有誤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陽爲彭蠡者誤也蓋漢之匯而爲彭蠡猶濟之溢而爲滎也春秋傳云潘黨逐魏錡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

獻鄭氏云滎今塞爲平地其民猶以滎澤呼之是滎在春秋時已通車馬至兩漢時遂爲田疇矣蓋此二地本卑又適近廣濟入江河之處是以瀦此二澤日久沙高遂成平陸彭蠡與滎一耳何獨異焉梁山泊在宋時迴環號八百里今僅數百年已坦然平地況數千年以前之藪澤乎由是言之經之彭蠡自别一地自在江北爲漢水之所滙而今亡耳非番陽也惟其在江北也故導漢曰東滙不曰南滙導江曰北會

于滙不曰南會于滙惟其在江北也故不待橫截而南而已滙爲彭蠡不待橫截而北而已流爲北江禹貢所云無一語之不符無一字之可疑矣豈惟禹貢爲然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即今江西全省彭澤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番陽在彭澤南而云在西則彭蠡自別一地非番陽明矣又云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稱番陽而稱爲湖漢則番陽自名湖漢非即彭蠡又明矣且不云有彭蠡澤而云彭蠡澤在

西似彭蠡原不在縣境中者不直云彭蠡澤在西而
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又似彭蠡已塞但其地尚約畧
可指如人之呼滎澤者然蓋江雖東流然常斜迤而
北故江南亦稱江東江北亦稱江西彭澤臨江而縣
則視上游江之北岸爲西故以爲在西耳然則班氏
但因縣之得名由於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謂彭蠡
必在彭澤境也因彭澤之無彭蠡遂南移之番陽失
之遠矣朱子乃云漢志不知湖漢之即爲彭蠡而兩

言之豈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漢原非彭蠡不但禹貢不悞即漢志亦不悞乃後人以爲番陽者誤耳又按春秋傳云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徐淮皆在郢之東北而漢之豫章乃在郢東南千數百里去漢水遠甚故杜氏註云此豫章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葢後徙在江南豫章然則不但彭蠡在江北即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晉之渡江也於淮漢之南僑置雍豫徐兖諸州以處

其民豫章彭澤之在江南蓋亦類此如傳所稱遷鄂於鄀然者不得以彭澤縣在江南遂謂彭蠡亦當在江南也以數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餘沿訛踵謬而據之以斷古書之是非誠未可輕言也此與三江之說皆無關於大義然據註駁經其端不可不杜故備論之如此說並見唐虞體國經野篇揚州條下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書禹貢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同上

導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爲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漢故次江漢河以南江漢以北惟濟淮皆獨入于海故次濟淮雍水多歸于渭豫水半歸于洛然

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渭洛終之先漢於江先濟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於洛先上而後下也

附論○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並孟子

按孟子以行所無事稱禹後世論治水者往往以爲當任水所自趨非也水之決情形各不同或疏或塞當審其全局之高下而權衡之不得以一時一地之

決爲斷也若但任其決而不治在決之地或可無事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勝言矣所謂行其所無事者正以能審地勢高下之宜當任則任當改則改當疏則疏當塞則塞順其自然而已無所與焉是之謂行所無事耳非任水之所自趨也果任水所自趨何賴有禹孟子何以有疏瀹決排之文乎世於此多未及故附論之○此以上并記禹導水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刋

木曁益奏庶鮮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按隨山刊木即禹貢之導山事也决川距海即禹貢之導水事也而隨山曁益同功决川曁稷同功則是導山旣畢然後導水顯然兩事無疑也蓋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隨山而導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導之使平田之害盡去而不先導山亦無以察地勢之高卑而蓄洩之潛心玩之猶可見禹致功

之次第六

備覽○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史記夏本紀

附論○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書益稷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

附論○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左傳昭公元年

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詳考因見堯有九年之水之語遂謂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時本無水道此乃開闢以來積漸之水日積日多遂至懷山而襄陵耳至禹然後相視地形高卑疏爲水道使皆

流入于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寧居孟子嘗言之矣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曰禹掘地而注諸海然則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以前固無所謂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魚乎春秋之時去古未遠故當時人人皆知之今則知之者鮮矣學者詳加考核庶知禹之爲功大也

（補）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孟子

備覽○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史記夏本紀

呂覽云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問曰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余按禹之德或尚遜於堯舜若其道則未有異也禹所行者卽堯舜之政初未嘗有所變革而何爲遂

至於生亂乎洪水之災非禹莫能治之禹之功大矣而反謂禹始亂豈不謬哉蓋楊氏之徒爲黃老之說者皆好援古而非今故造爲此言借唐虞以毀三代呂氏之客無知而妄採之耳此事雖至無理然亦有信之者故不可以不辨

說苑云禹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余按此亦後人推度聖人愛民之心以爲言者其意則善而不必實有是事也至禹自謂不如堯舜禹之存心固應如是若論者遂以是爲優劣則固矣且其言亦淺俗故今不錄

【補】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戰國策）

按此雖見於國策然與孟子之言合當非誤引故從傳記之例

禹聞善言則拜　孟子

淮南子云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幡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余按此皆形容聖人好善之誠非眞有此事也後世君門萬里下情不能上達於是設鼓以防壅蔽當禹之時君與民如一身誰能阻之而尚頼於鐘鼓之縣乎齊威王之求言也令初下而羣臣進諫門庭若市何况於禹且其

文殊淺弱非虞夏時語而道義與事亦不得分爲三

其爲後人形容之語甚明故今不錄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

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云云余按四凶之罪大矣然堯舜所以處之者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

禹亦殘忍矣哉防風氏者人邪神邪人也則與致羣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魯適衞矣而吳棲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在陳之時然則不但禹必無戮防風之事卽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吳使之言也此乃好談神怪而不考其實者之所為故不載

備覽○十年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史記夏本紀

按孟子稱禹薦益七年而崩而此篇謂禹立而薦皐

陶皐陶卒乃薦益凡五十年而崩則與孟子之文約畧相符其年或有所據惟崩於會稽未見其必然恐係戰國之時傳流之誤如舜之崩於蒼梧者然但會稽揚州地尚非蒼梧之比姑存之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附論○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

然矣論語泰伯篇

附 皐陶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書皐陶謨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同上

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釆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士 同上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同上

附錄○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左傳文公五年

春秋文公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曰庭堅者

杜氏註云庭堅即皐陶字余按文五年傳楚成大心滅六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乃

似六蓼兩國之祖一爲皐陶一爲庭堅者不知杜氏別有所據邪若即因此文而合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也史記夏本紀云皐陶之後封於英六亦不言蓼則似六乃皐陶之後而蓼乃庭堅之後者正義因杜氏之說遂謂英即蓼亦恐未然也且堯舜禹天子也而尚書皆稱其名是唐虞之時未有字也九官惟伯夷似字然舜亦稱之爲伯是唐虞之時名字未分伯夷即其名也皐陶何以獨有字乎與謨之稱皐陶多

矣帝稱之同朝之臣稱之史臣稱之皆以皐陶乃至後世之詩人稱之儒者稱之亦同詞焉從未有一人稱爲庭堅者何所見而知庭堅之爲皐陶乎故今闕之

夏考信錄卷一終

夏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啟

【補】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孟子）

附論○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同上）

附論○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世之論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韓子對

禹問云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又云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又云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余按韓子之說以後世之時勢論之則當矣遂以此爲古聖人之心事則非也經傳之文多以堯舜並稱而禹常與皐陶稷契同舉書合

堯舜事爲一典而禹與臯陶皆有謨禹之德未必遂與堯舜齊也益與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澤奏鮮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遠下於禹也然則益之視禹恐亦當如禹之視舜今因堯舜禹之相繼爲天子而益不得與遂謂禹爲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毋乃以成敗立論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臯陶益亦稷契倫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已爲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慮其爭則尤不可傳子何者唐

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獨欲傳之于天下必有譏其私者矣不見吳光之弒僚乎故傳子之不爭論謁則可若至夷末兄終弟及已三世矣傳弟則不爭而傳子則必爭此理甚易見也禹安得以傳子為憂後世也哉若慮益再傳而致爭則啟之再傳亦何嘗不爭也羿澆之禍民生塗炭王嗣流離使益再傳而得賢者或未必遂至是即不然亦不過如是止耳安見傳賢之不若傳子乎曰然則禹何以傳之啟

抑禹傳之益而啟奪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固未嘗傳之啟亦未嘗傳之益也蓋自唐虞以前天下諸侯皆自擇有德之人而歸之天子不能以天下傳之一人也不惟無傳子者亦併無傳賢者獨堯以天下多難故讓位於舜而使治之非堯慮身後之爭天下而傳之舜以絕覬覦也（說已詳前唐虞考信錄中）堯之初意原非傳舜故舜亦未嘗以傳禹禹之不傳人何怪焉故舜以禹爲相舜之事畢

矣禹以益爲相禹之事亦畢矣禹崩之後天下之歸於益與歸於啟禹不得過而問之也天下不歸於益亦不歸於啟而別歸於有德之諸侯禹亦不得過而問之也何者上古之天子原無以天下傳之人之事也自羲農黃帝以來皆若是而已矣神農黃帝皆無傳子之事說詳上古考信錄中若謂禹必傳之一人然後爲憂後世則包羲黃帝顓頊豈皆不憂後世者乎後人但見商周以來天子世世相繼遂以之例虞夏而以爲天子之後必

嘗更以天下授之一人不傳於賢則傳於子以啟之繼禹而王也故遂以爲禹傳之啟於是乎有德衰之譏不則以爲禹傳之益而啟奪之於是乎有殺益之謗不則又以爲禹陽傳之益而陰傳之啟於是乎有以啟人爲吏之誣即能尊信聖人如韓子者亦但以爲憂後世之爭故傳之啟而已其說雖不同而其失聖人之眞則一也且啟繼禹而王亦僅一世止耳太康失國相居帝邱夏已降同於諸侯矣有過之難厥

祀遂殄適會羿浞淫暴民不歸心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衆是以天下復歸於夏藉令少康僅屬中材或雖有茂德而先有聖人者出滅羿㝈以安天下則少康不得復中興矣是故少康之興禹之所不料也禹何嘗有家天下之心哉又幸而杼能帥禹天下歸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間干天位者皆以惡終爲天下笑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雖庸主撫之而諸侯皆懲於羿㝈而不敢

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
也非禹也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非但禹無家天下之心縱使有之而唐虞
禪讓之天下禹亦安能獨取而畀之於子孫至四百
餘年也哉及至有商繼世而王已有成迹而又適有
伊尹之輔政太甲之自艾故復循夏故轍其後甫衰
而即有賢聖之君出而振之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餘
年至周遂爲一定之例而不可變然則三代之家天

下其端萌於啟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
賢聖六七君與禹初無涉也故凡論唐虞三代之事
者惟孟子得其梗概蓋孟子之智足以知聖人而又
幸生秦火以前古書未盡散失得以考而知之固非
後人所當輕議也韓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以
爲禹傳之啟又以聖人不私其子復爲前定不爭之
說以曲全之過矣嗟乎孟子亞聖也韓子大儒也孟
子之言猶不能取信於韓子況以余之愚陋乃獨排

世儒之論而排闢孟子之說其亦可謂不量力矣說並詳前堯舜及後少康篇中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書甘誓

備覽○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記夏本紀

補遺夏啟有鈞臺之享 左傳昭公四年

附錄○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逸夏書見

左傳文公七年

僞古文尚書大禹謨以戒之用休四語爲禹之言於舜世者其文云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余按左傳郤缺所引書文止此四語而自以己意釋

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
三事然則尚書原文必無水火正德等語明矣余弟
邁筆談云今大禹謨明係掇拾郤缺之語後世盡爲
所欺不知書果說明郤缺又何必費解郤缺何不全
引書文而乃隱其詞而詳解之乎又按左傳引此文
以爲夏書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太康娛以自縱
則是九辯九歌皆作於啟之世不但非禹之言亦必

不在舜之時矣今楚辭中亦有九辨九歌然則九辨九歌乃古樂章之名而楚人擬爲之如晉唐人之擬漢樂府也故今附錄於此

附錄○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書立政）

附錄○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左傳

宣公三年

按立政篇有室大競不言何王之時則非專指禹可知也九鼎之鑄世皆以爲禹事然傳旣不稱禹而禹在位不久恐亦未暇及此或啟或少康未可知也故今附錄於啟之後亦闕疑之義爾○又按傳文遠方

以下十有二字註以四字爲句以貢金九牧爲九州

之牧貢金於文理殊未協且九州不必皆產金安得九牧皆貢金乎余謂當以六字爲句遠方之國圖物貢金而九州之牧鑄鼎象物庶於文理爲順

備覽〇夏后啓崩子太康立史記夏本紀

夏中衰之世

夏裔太康　仲康　相

補 啟九辨與九歌兮太康娛以自縱 楚詞

備覽○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記夏本紀

按世所傳僞尚書五子之歌其語多采之春秋傳若春秋傳所無者則皆詞意淺陋不類三代時語至鬱陶予心兩句采之孟子尤失萬章之意其爲後世淺

人之所僞托顯然可見故今不采

備覽○太康崩弟中康立（同上）

存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同上書序文同）

僞古文尚書允征篇首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侯承王命徂征

後儒多疑荒酒罪小不足加以六師於是曲爲之解或謂羲和忠於夏羿假仲康之命征之或謂羲和黨於羿仲康藉荒酒之罪除之金氏通鑑前編因之爲

說曰仲康繼立於外命允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羲和不共王職而歸於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君子是以知仲康之能自振而允侯之爲王室倚重矣余按此篇係僞古文尚書本不足信就令可信而其文但言廢職荒酒則忠於夏與黨於羿均無可徵止據我之猜度定古人之功罪可乎且羲和黨於羿仲康安能征之仲康在內則權不在已征之羿必沮之在外則國勢微弱征之羿必救之仲

康無如羿何又安能加嵩羿者何蓋此篇本因書序之言而附會之者後人遞加附會遂至以無爲有憑空造一羲和罪案誣矣余弟邁訥菴筆談嘗辨此篇之謬今錄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　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爲可疑蓋古文不足信而書序亦未敢以爲然也堯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

和廢厥職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盡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國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國都者在國都何用以六師征之乎允征巧爲之辭曰酒荒于厥邑即在其采邑而未嘗據地拒命則亦無事於張皇六師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廢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興師動衆乎可疑三也不曰允侯往征之而曰允往征之允似人名非國名也不曰王命允往征

之而曰允往征之允征未必出於王命也可疑四也書序無仲康字不著其時史記謂當帝中康時唐志以爲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經世書以爲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時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爲據也可疑五也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允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謂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今經中亦全不見

此意則亦工於猜度者耳說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異此時仲康不知實在何地在安邑則號令未必能自已出在太康則羲和黨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陳氏大猷由說羲和所以當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也此說亦殊憒憒卽果如所言羲和之罪過於葛伯而湯於葛爲敵國仲康於羲和爲天子其理

勢同乎否乎且謂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者書序之歴也觀孟子所言湯非以不祀征葛乃爲其殺童子而征之也陳氏未讀孟子不足與辨也○按書序之文往往失經本意固不敢謂然而僞允征之文亦未必盡書序之意筆談所論備矣且古者六師皆六卿分掌之甘誓所記甚明至春秋時猶然自周官今謂之周禮始謂司馬掌六師而僞書周官篇因之春秋以前無是言也果夏時書安得有是語哉故今僞書及前編

之語概不載而列史記所采書序之文於存疑

備覽○中康崩子相立同上

【補】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左傳哀公元年

備考○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太康失國之事史記不載其詳僞孔傳云羿廢太康

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正義云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由是叙古史者皆謂羿相仲康而握其柄如莽之於嬰操懿之於獻帝齊王然者金仁山通鑑前編駁之云自唐虞以來都於冀州而冀自有攸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卽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邱然

則太康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於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浞滅相而夏統始中斷又云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也余按古之所謂篡者奪也德不足服天下而以力强奪之之謂篡非有若後世之暘奉其名而陰操其柄待其勢

固而後移其社稷若曹操司馬懿狐媚竊國者之所爲也況當唐虞之後夏有天下僅及二世原不以繼爲常羿既力能奪夏之國正不必奉仲康以號令於民也且仲康既在故國相何以又在帝邱羿既篡仲康於故國澆何以又滅相於帝邱哉此蓋作僞傳者習於魏晉之事而以今例古以爲亦然耳前編之辨是也然謂分河南北而治諸侯尊夏自若則仍惑於僞書之說而不免乖謬於事理何者王畿雖或跨河

而南然禹貢冀州不言貢而豫州之文無異於他州故逸書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是王畿之在河南者固無多也仲康后相流離播遷之餘微弱不振安能朝諸侯有天下哉平王之東也天下安於周者已十餘世然朝覲者不過晉鄭近畿諸侯亦僅羈縻之耳齊晉迭霸天下始知尊王猶但以空名相維繫號令不能行也況夏有天下未久太康失道即與朱均無異而安能使諸侯戴之如故乎且使諸侯果仍服屬

於夏而羿但有冀州之地則以天下之力不難恢復一州何以聽其坐大而卒爲其所滅以羿之强方且并夏而逐其君乃於諸侯之百里五十里者聽其朝覲於夏而不問此亦事之必不然者也蓋夏之失國以德衰羿之并夏以力强以力爭者必蠶食以歲月其取冀方也蓋非一日之故漸漬呑噬而夏乃避於河外遷於帝邱日浸微弱卒至於相而滅於浞然當時亦必有二三强大諸侯若商相土者能坐鎭一方

而不事羿以故羿之力不能及遠而夏得苟安於帝
邱耳烏有所謂分河而治尊夏自若者哉太康之時
去天子不相繼之時僅二百年去異姓相繼爲天子
之時僅數十年是以天下諸侯畏羿者自事羿親夏
者自附夏而稍遠者則各自保其土不得以漢晉之
事例夏初也故僞傳前編之說槪不採說並見前餘
下

于位夷羿　寒浞

補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左傳襄公四年

羿善射 論語憲問篇

存參○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楚詞

補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

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左傳襄公四年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

附論○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同上

說者云羿堯時人善射堯時十日並出金爍草木焦枯堯命羿射之中其九其後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人以羿號之實非羿也余按羿射日事楊氏愼嘗辨之

語云羿射日落九烏言羿善射一日之中獲九烏耳後人誤讀羿射日爲句遂謂日中有烏落九烏落九日也謬矣且十日並出者狀堯德之明天下無所不見耳舜明四目豈舜面實生四目乎說者因有此語遂附會之以羿爲堯時人謂羿射落其九而存其一則益謬矣至楚詞中此語觀二焉字亦似不以爲然而駁之者後人反取此文以爲羿射九日之證亦非是此事之荒唐本不足辨然觀此可知秦漢以後不

經之誤皆由誤會古人之意或誤讀古人之句轉相傳述轉相附會以至大誤後人習聞其說以爲所從來久遂不敢輕議耳故舉之以爲能以一隅反三隅者之助

補 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 左傳襄公四年

奡奡澆古通用盪舟論語憲問篇

存參○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楚詞

論語集註以盪舟爲陸地行舟或引此文爲據以盪舟爲覆舟余按以舟行陸於事無取釋盪爲覆於義未圓春秋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則蕩乃搖動之意葢古字蕩盪通用奡以一人之力搖撼鄩氏之舟而覆之也蔡姬所蕩者囿中游戲之小舟奡所盪而覆之者兩軍交戰之大舟此

所以爲材力之雜人也如此於支義似乎允

少康 杼

(補)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傳哀公三年、

皇王大紀於少康生之年即書少康元載以紹夏統綱目前編因之余按上古之世本無相承之統由黃

帝至帝嚳皆隔百數十年而後代興自堯舜禹而後相繼然皆異姓也至禹崩時皋陶已亡益亦避去其餘稷契之倫大抵皆已前没而啟又賢能承繼禹之道是以天下歸之此乃適然事耳非以夏爲一代之統而必世世子孫相承不絕也啟崩之後天下諸侯之朝覲訟獄者斷不能歸於太康也明矣況仲康相之微弱者乎但此時别無聖人能得天下心者是以天下未歸於一適會少康復有令德諸侯歸之而又

得賢子杼繼之然後天下久歸於夏久則難變而槐芒不降得以蒙業而安耳由是言之夏之世守天下至少康杼之後始然當其初固與上古之代興者無以異也然則羿浞之在當時與蚩尤之在上古嬴秦之在戰國畧相似初非若新莽周𡎺之竊統於漢唐者可比而何必繼其統使相承不絕哉況少康仕於諸侯爲其牧正爲其庖正方且北面而臣事之亦斷不可於此時嗣天子之統也學者不知夏所以家天

下之故故論禪讓繼統革命之事多謬於理而乖於勢故今申而明之而以羿奡附於啟太康之後說並見前啟太康篇中

備覽○少康崩子予立史記夏本紀

補杼能帥禹者也魯語

備覽○予崩子槐立槐崩子芒立芒崩子泄立泄崩子不降立不降崩弟扃立扃崩子廑立廑崩立不降之子孔甲史記夏本紀

按禹之後嗣見於傳記者曰啟曰相曰杼曰皐皆其名也上古質樸故皆以名著無可異者惟太康少康則不似名而似號不知二后何故獨以號顯且太康失國少康中興賢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稱爲康也仲康見於史記當亦不誣何故亦沿康號而以仲別之至孔甲則又與商諸王之號相類豈商之取號於甲乙已彷於此與古書散失不可考矣姑識其說於此

孔甲 皐

備覽○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史記夏本紀

存疑○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按春秋傳稱孔甲擾於帝而史記謂其德衰諸侯畔

之語殊相左考傳所言帝賜乘龍及醢以食夏后事頗荒誕未可取信不如史記之為近理故采史記之文載之列傳文於存疑而刪醢龍之語

備覽〇孔甲崩子皐立（史記夏本紀）

備考〇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備覽〇皐崩子發立發崩子履癸立是為桀（史記夏本紀）

桀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書多方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書多士

備覽〇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晉語

韓詩外傳云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新序云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

爲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余按古者人情質樸雖有

荒淫之主非有若後世秦始隋煬之所爲者且桀豈

患無酒而使之可運舟望十里欲何爲者此皆後世

猜度附會之言如子貢所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者故不錄

附錄○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左傳昭公四年

此事無年可考不知在伐施之前與抑在其後與姑

附錄於此

崇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書立政）

備覽○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史記夏本紀）

僞古文尚書湯誥云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余弟邁訥菴筆談嘗辨之今載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桀紂暴虐止行於畿內耳四方諸侯之國彼不能暴虐也故湯誓數桀之罪曰夏王率遏

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而湯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數紂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而僞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僞泰誓則曰毒痡四海此皆作者疎妄而不顧其理之所安也

○余按多方篇稱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微子篇稱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天毒降災荒殷邦

皆但言夏邑殷邦而不及天下與湯牧二誓同蓋因
其暴也故諸侯叛之是以微子篇云我其發或顛正
四方四方皆分崩離析不受其約束故惟畿內罹其
虐政而已筆談之說是也撰僞書者本晉以後人故
以秦漢之事例之耳說並見後商湯及周文武篇中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皆亡 書湯誓

尚書大傳云夏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薄亦

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王僴然嘆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新序云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

亦亡矣余按二書所載歌詞言語小異然皆淺近不類夏商以前明係後人擬作或有其事而附會之以致失其眞者且伊尹聖人也雖曰治亦進亂亦進要必可以格君之非然後爲之安有桀之阽危至此伊尹尚立其朝而不肯去坐待與之同亡同死此微箕之所不爲也況伊尹異姓之臣乎又按湯誓之文本以日比桀大傳乃以日比民新序又以日比天下而皆以天自比殊非尚書之意亦與下日亡吾亡之言

不相應故皆不錄

備覽○桀殺關龍逄 韓詩外傳

此事不見於經傳卽史記夏本紀亦無之然相傳皆以爲如是於理固當有之姑列之於備覽

附錄○桀克有緡而喪其國 左傳

附錄○伊洛竭而夏亡 周語

按克有緡與伊洛竭皆無年可考姑附錄於此

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左傳宣公三年

湯放桀孟子

備覽○桀奔南巢晉語

備覽○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史記夏本紀

存參○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南徙十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尚書大傳

按湯之伐桀傳記皆未詳載其事孟子書中有湯放桀之文國語云桀奔南巢史記云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則是桀兵敗出奔未嘗死也尚書大傳亦稱士民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南徙則是桀逃於外湯未嘗追襲之以是謂之放也雖其言未雅馴或不能無附會要其情形大概於理為近姑附存之以備參考

附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

備考○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史記夏本紀）

按此所記禹之後裔得失參半有扈氏爲啟所伐戈爲殪所封其非禹後明甚疑司馬氏誤也辛冥有男彤城亦莫知其所本姑存之以備考殷後倣此不悉論也

夏考信錄卷之二終